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四明唐炳章校刊

歸
臭
硯
錄

勺餘謝祥舟題



重刊歸硯錄序

歸硯錄四卷。乃王君孟英壯遊時。偶有聞見所錄。漸積成卷。其間議病論證。或表著前微。或獨攄心得。或采前賢未刊醫案。或錄平時自治驗案。如摘評魏氏名醫類案。及溫病條辨。雖不分體例。然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悟前人所未悟。弗泥於古。弗徇於今。其著論以清燭理。以明抉摘。搜剔釐然。能去其非而存其是。千古流弊。一旦冰釋。萬世疑竇。一朝道破。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楊素園有云。苟能勤學。不患無術。研窮久而聰明出。閱歷多則機智生。第苦於世醫之不讀書以禍世。及不善讀書以誤世也。等云。吾謂先生敏而好學。能一思百慮。所以能具此完美之學理。成有清一代醫中之偉人。炳章素慕先生學。恨未能徧讀其書。如潛齋叢書。都前購覓十餘年。不得見。渴望可謂至矣。民國四年。始見李氏排印之八種。民國六年夏。未得見抄本歸硯錄。是書由南京張君樹筠手錄。贈余友裘君吉生。當時余亦見而過錄一部。不期於是年秋。閩市中復購得潛齋叢書十種。較李印增醫案三編。歸硯錄兩種。余復將抄印二種。歸硯錄。互相校勘。計校出張抄本訛誤三十七字。故仍照木刻本付印。惟張氏抄本。驢贏辨下。有樹筠先生評一條。語多經驗閱歷。故照增入。冠以筠按二字。以期識別。余不文。校刊既竣。爰誌其得書付印之緣起。如此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四明後學曹炳章序於和濟藥局



南京中医

大学图书馆藏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歸硯錄弁言

卷首

吾族系出安化籍隸鹽官十四世祖遷於海鹽之水北十九世祖復歸於原籍之舊倉乾隆間曾王父遭海溢之患携吾祖吾父僑居錢塘嗣為吾父娶于杭生余昆季六人而獨其三故雖行四而字孟英嘗憶吾父之歸葬曾王父暨大父也謂先世邱壟所在意將繫家回籍而未逮道光紀元府君遽捐館舍時余甫十四童昏無知家無擔石儲衣食於奔走有年不獲時省祖墓罪戾實深而敝廬數椽地土數畝亦遂悉為人債是以先府君之葬勢難歸祔祖塋因循多載吾母命卜地仁和之皋亭山以為海昌便道子孫易於祭掃余敬謹恪遵先孺人棄養即合葬焉迨癸丑春金陵失守杭城遷徙者紛如竊謂吾儕藉硯田以糊其口家無長物辛丑之警有老母在尚不作避地計況今日乎第省會食物皆昂既非寒士之所宜居而婚嫁從華向平之願亦不易了倘風鶴稍平可不繼志以歸籍耶余雖未有子而女已多從子亦數輩必乘其年尚幼穉俾鄉居以習於儉約斯謂遺之以安然族已久疎懶難如願先是嘉興謝君再華者端人也家於杭之保佑坊以白手致小康甲辰春余謂其地將有鬱攸災燭其移居從之及秋而不幸余言偶中謝以獲免感於心至是曲為余籌之久之引一人來曰此管君芝山也與我為垂髫交醉謹樸誠一鄉稱之世居海昌北鄉之渟溪地既幽僻俗亦淳良小有市廛頗堪棲隱距海較遠水患無虞子欲歸故鄉盍與結鄰乎余聞之慰甚遂與訂交既而偕弟季傑等

舟往訪至其地如漁人之入桃源且有朱姓曠宅願我償心益喜返杭告廟而卜之吉季傑復謀諸趙君笛樓得士占曰利久居宜子孫而會垣僦居之屋適易主爰諭吉携眷往家焉時咸豐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澣三日也迴思先府君以四十九歲棄諸孤余昨歲之病幾如湯睢陽與父同壽清康熙間湯文正公賦河南人古睢陽郡與父同壽然而一事無成虛延人世霜侵兩鬢餘年幾何賴復及故余得以勉承遺志謝君之德曷敢以忘而機緣相湊殆亦先人之靈有以默相歎設謂無由可歸必待買山有資則歲不我與費此志而弗能償者舉目皆是也余竊悲之乃余自失怙後即携一硯以泛於江浮於海荏苒三十餘年僅載一硯歸籍人皆患之而余載硯時遊亦足以行吾之癡而樂吾餘年他非所知也遊時偶有所錄漸積成卷題曰歸硯蓋雖以硯遊而遊為歸之計歸乃遊之本也因識其歸之所以於簡端以為序併示我後人咸豐丁巳冬十一月下浣安化後人南渡第二十七世半癡王士雄書於吳門歸棹

歸硯錄序

蓋聞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醫相皆能挽造化之權故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也迨世風日下醫道日衰良者罕見矣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儲八斗之才富五車之學而尤長於醫療疾之神人莫能測著有醫學叢書十六種闡明至理井井指陳其醫案十四卷治法益昭發前人之未發悟前人所未悟上追靈素下纂諸家抉其奧以顯其幽存其純而糾其繆道明世俗之風說盡晦昧之弊分混淆別邪異千古流弊一旦而消萬世蔽蒙一朝而破功蓋前賢學垂後世證無巨細惻隱常存卓識敦行誠人所不能及也往歲歸隱海昌惜蘭女輩未能負笈以從而欽佩之心不能自己茲先生草歸硯錄以明志因不揣謬陋而為之序時丙辰三月中浣仁和彭蘭媛敬撰

題歸硯錄

揮手湖山意灑然卜居林野愛幽偏濟時有道同良相涉世無譏是散仙重慶淵源宏舊緒存仁著述清新編相蓬路較前時近渟溪至余鄉易棹王猷雪夜船春初先生兩過僅一舍耳易棹王猷雪夜船余里皆大雪

丙辰春仲秀水愚弟曹大經海槎

喜從桑梓話樵漁境僻溪環好結廬非有閒情耽水石每尋佳趣到琴書折肱道契孫思邈苦口言符陸敬輿不盡憂時懷古意且開小圃灌春疏

仁心古誼繼忠州。千頃波濤一葉舟。遠道有求診者先書可活人常小試才堪醫國切先憂

溪老宿牽離緒。

趙菊齋先生隱居壽昌

秀水者英慨舊遊。

莊芝階世惆悵生平師友誼靈根天爵要教

生甫即先著世態模棱靜裏參。有時捫虱縱清談。靈蘭獨悟能破俗。甘蔗旁生祝夢男。把卷閒宜宣卧主。著

書名若斗垂南會。當一遂縑衣好。一棹雙橋益訪三。

幾歲瘡痍未息兵。桃源小隱謝浮名。高文縱筆千言富。妙語揮犀四座傾。世外神仙留橘井。山

中風味足尊羹

。一編自有千秋業。不獨歸來硯可耕。

丁巳長夏宜春晚。生袁鳳桐敬呈。

回溯神交兩載餘。獲親光霽快何如。名山著述窮元奧。濟世襟期藉發撾。妻子一廛甘小隱。母

母

黃四壁愛吾廬。新編借富規時意。許我先閱未見書。

戊午仲夏同邑教弟周在思二報。

曲水迴環一碧流。渟溪地僻樂清幽。居非近市耽歌嘯。家有藏書供校讐。良相救時同妙手。奇

方獲解豁雙眸。先生此道肱三折。苦口言如藥石投。

高曠襟期志氣恬。不貪為寶勵鷄廉。先生視病不功深著作琳瑯富學究岐黃歲月淹種杏成

受貪者之酬

林追董奉撫松歸隱似陶潛。殘軀一再叨仁術。泰谷回春勿藥占。

素病虛弱屢邀診治漸次痊可

戊午新秋歸安女史章華徵

生不為相當為醫。一掃寰宇之瘡痍。吸水直湏窮上池。洞燭癥結如燃犀。真宰上訴閻闔披。乃

許司命侔神祇。我觀毒藥供醫師。十失三四猶次之。食不制兮事不稽。無怪使我生狐疑吁嗟。

乎富貴溺心鼎鑪。欲功利奪人龍虎。飛羣魔。欹正艱且危。乾坤不交坎離睽。世事如雲類若斯。
靈丹一粒珍刀圭。王君抱硯歸渟溪。布衣蔬食甘掩扉。著書素隱探淵微。世人未見驚新奇。
難詔旦醒夢迷名。山一席傳者誰。

己未春仲仁和趙夢齡齋氏

先生自是人中龍。二十八宿羅心胸。岐黃術欲追上古。盧醫扁鵲將無同。偶然著作歸硯編。闡揚至理開蠶叢。笑他世上爭名客。蕉鹿繙華駒過隙。恬淡真如張季薦。逍遙直似陶彭澤。轉瞬滄桑事可悲。吳山看遍刼灰飛。申屠卓識先歸隱。早向渟溪掩竹扉。輞川莊好春風靜。扁舟必入桃源境。屋後時聞欸乃聲。門前且看桑榆景。避亂重來訪舊遊。依然把酒話田疇。當年夢起膏肓疾。回首而今已十秋。受恩深愧酬無力。坎壈愁常淚沾臆。往事淒涼不忍談。故園今已生荆棘。何日三吳息戰爭。與君相約結比鄰。硯田同作歸耕計。對榻西窗論道經。

庚申孟夏仁和世姪胡耀曾榮甫

渟溪深處結茅廬。偏地瘡痍孰療除。惟此石丈堪與共。歸來且著活人書。遯世逍遙寄睡鄉。

先生近號回春妙手擅岐黃。編成小錄千秋業。重慶遺書合瓣香。今曾祖有重慶堂隨筆刊行于世 把卷蓬窗動旅懷。申江一棹與君偕。時同赴思歸已是無家客。淒絕當年賜硯齋。先文節公曾蒙宣廟賜硯因以名齋

同治元年仲夏錢塘後學戴穂孫

是書鐫於杭。託徐君亞枝校讐。庚申春刻甫竣。而杭垣失守。迨援兵來。賊遁去。杭人慮其復至。率遷避。承胡子榮甫。挈版畀余。顧僻鄉無攻木之工。迄未修校。辛酉秋海昌日蹙。余携以棲於漢院。改字夢隱。迨季冬杭垣復陷。海昌亦潰。余不能歸。今夏更携以至滬。有元和金君簠齋者。讀余書有年。亦竄難在此。適霍亂大行。市醫罔措。簠齋徧搜坊間霍亂論。大聲疾呼。告人曰。指南在是。毋走歧途。因而救全者不少。且嘗於乙巳年輯轉筋證治一書於姑蘇。書中多採第。蕡惜板已燬。余亦未之知也。簠齋嗣與仁和周鶴庭茂才同廩。始知余在滬。六月十九日。並來訂交。善氣迎人。使我如坐春風中。序齒長余兩歲。乃殷殷然必欲執贊門下。余何敢當。而謙光下濟。益可見其虛心好學之不可及矣。既而余有瀛洲之遊。爰以此版託其修校。比返申業已歲事。余方快遇心交於萍寄之時。將出諸稿以質正之。併欲重訂霍亂論。以補前刻之未備。詎八月二十八一夜。徒患霍亂。詰朝吳縣華君麗雲。速余往視。已形脉兩脫。音嗄汗淋。亟投復苓。莫從挽救。嗚呼。余不覺涕下之如雨也。迴憶亞枝於申春閉城後。溘然而逝。榮甫於酉冬城陷後。未聞下落。贈言諸君。如海槎蘭齊二郊。並歸道山。敬民子身竄難來申。於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年甫三十。尤可傷也。彭章兩閨秀。亦已化去。是書之成。皆不及見。而余曩刻醫書十種。版尚在杭。諒化劫灰。夢境如斯。能無感慨。且知己零落殆盡。更何從而析疑問難哉。因此筆以識。余痛同治元年八月。夢隱又書於上海之隨息居。

歸硯錄卷一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雷校刊

竊思人賴飲食以生。而飲食之烹飪。必藉於水。水之於人。顧不重歟。夫水以動為性。以潤下為德。故水無不流。流則不腐。所謂合千派而不竭。納衆流而不污者也。惟杭嘉湖蘇常數郡之水。獨異於他處。以地勢坦夷。水極平行。自古稱為澤國。而支河萬派。浜汊聯多。其大河之水。既已平流。則浜汊之間。竟如止水。居其所者飲於斯。食於斯。濯糞穢於斯。若暑月旱年。則熱毒蘊蓄。為害尤烈。考鄱陽章氏飲食辨云。止水藏垢納汚。飲之主多病。故此處居人。每患三癧。輒延綿不易愈。而患癰瘍脚氣者為尤多。始信章氏之言為不誣也。欲康濟斯民者。當以鑿井為急務焉。奈水鄉之人。以河汲既便。遂相沿成習而不察其弊。故罕知鑿井之利。苟知癰瘍脚氣之甚於他處。而識其病源之在水。則救弊之策。曷可緩乎。况鑿井而飲。古之訓也。且可備旱。或曰吾鄉為荷葉地。不宜于井。噫。是何言歟。所謂荷葉地者。以四面環水。形如荷葉也。凡屬水鄉。大都若是。不獨吾鄉爾也。至水鄉鑿井。及泉甚易。工省價廉。又何樂而不為耶。且聞每有湮塞之井。可見前人具有卓識。而後人廢置。為可歎也。若能隨處掘濬。較鑿尤易。惟宜冬令為之。夏令地中冷。恐不能深入也。井口宜小。庶免墮溺之虞。但囿於習者。難與。

謀始。敢望大雅君子仁心為質。廣為傳說。身先開鑿。俾人人共飲清泉而免疾病。則升養不窮。同享王明之福。其陰德曷可量哉。士雄嘗以秦西鑿井法附刊。先曾祖隨筆中。乙卯冬。鑿春回籍。居於渟溪。復為此說以貽同志。奈為衆議所格。丙辰夏秋亢旱。赤地千里。余復從意。濬河。又格不行。而日汲幾斷。幸張君雪沂有方塘半畝。頗極淵深。農人欲購以雇田。張曰。吾將以此濟一鄉之飲者。竟不售。余家亦賴之。飲水思源。因撰楹帖一聯以贈云。我澤如春。仁言利溥。上善若水。世德流長。其時余嘗遵陸遊。一路鄉民咸憂渴死。石水貴至百錢。大戶水費日以千計。無井故耳。有心有力者不可境過輒忘也。

章杏雲先生飲食辨云。凡米新者香甘汁濃。養人為勝。試觀作餳作酒。新者之力較厚。稍久則漸薄。豈非陳不及新之明驗乎。本草言陳者良。是為病者言也。以新者力厚。恐貽食後之患耳。又極言燜米之弊。余皆贊之。蓋米愈陳則愈劣。納稼之時。但宜藏穀。隨時碾食。則香味不減而滑。乃嘉興等處不諳藏穀之法。刈穫之後。即舂而入囤。用糠蒸盦數月。米色變紅。如陳倉之粟。名曰冬春米。取其經久不蛀。宋人贊其不蠹不腐而不蛀也亦杜遠方販運。以慣食此米。都不出二百里之外也。志乘未載。不知何人作俑。而土人習之。翻以白米味淡而不香。何異醉人視醒人為醉之顛倒耶。然米經蒸變。不但色香味全失。而汁枯性澀。是去其精華。徒存糟粕也。故煮粥不調。造餳釀酒皆不成。與燬米相去一間耳。余偶食之。即腹脹便閉。必啜淖

糜粥數日以濡之始愈。此與武彝人蒸茶為紅者同一燙揉造作。今姦商更有造發急春之法。旬餘即成。隨時可作。米極易敗。尤不宜人。紅茶亦各處效尤。徧行宇內。嗜加者衆。二者之弊。殆不可革。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又按錢塘龍井茶甲於天下。邇年土人以秋采者。追為紅茶。頗獲厚利。故聖人有鮮能知味之歎。凡煎茶亦湏肥壅。昔人謂專藉雨露以滋培。不待人力之灌溉者。皆未經目擊之談也。

茶能清神醒睡。止渴除煩。有解風熱涼肝胆。吐風痰。利頭目。去油垢。肅肺胃之功。口不渴者。可以勿飲。紅茶既經蒸盦。失其清潤之性。更易停飲。昔人誇之者。未免過當。毀之者。殊失其中。章杏翁至謂為災星厄運之媒。亦矯枉而失實也。惟論薑茶治痢之興。為發前人所未發。其辨云。楊氏立此方。謂東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蘇文二公誠名士。誠貴人。服藥治病。不論資格。苟藥餌不當。恐二豎無知。非勢力所能壓也。醫書所列諸方。嘗有某帝王某卿相試驗之說。辨云。楊氏立此方。謂東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蘇文二公誠名士。誠貴人。服藥治病。不論資格。苟藥餌不當。恐二豎無知。非勢力所能壓也。醫書所列諸方。嘗有某帝王某卿相試驗之說。皆是遊方術士。虛張聲勢。哄騙鄉愚之法。可鄙可笑。且潞公偶然患病。偶然服藥。正史既所不書。稗官亦復未載。後世之醫。何自而知。乃楊氏言之。李氏信之。尤為不值一笑。即使果有其事。所患必是寒痢。治而愈者。得力於薑也。設為熱痢。而欲藉茶之涼。制薑之势。豈非夢夢。乃今之愚俗。雖目不識丁者。無不知薑茶為治痢之方。迨至百用而百誤。而猶主臬奉之。抑不思至此乎。愚謂產後之生化湯。亦同此弊。惟洄溪有產後禁薑之論。且曰暑證忌薑。雖與

芩連同用亦有大害。正與章辨暗合。彼詩文字畫俗眼不辨妍媸。專尚紗帽已屬鄙陋。醫藥亦然。豈不更可哀哉。杏翁以談笑而出之。其慨世深矣。

章氏云。論語記聖人飲食。不曰必以薑食。亦不曰無薑不食。而曰不撤薑食。撤字從手檢而去之也。蓋指聖人作客而言。凡作客都於主人所設。各隨其便。不宜當食講究烹調曲禮曰。毋絮羹。毋歎醯。絮羹歎醯。是臨時加入調和。撤薑是臨食時檢出調和。皆非作客之禮。薑雖有害。少食亦自不妨。調和之內。業已有薑。聖人必不于食時令其檢去。但不多食而已。然則此句當連下句成文。始為通貫。乃竟講作無薑不食。其誤不始於宋儒。漢晉人已有通神明法機惡之說。漢人則本于神農本草經。穢惡作臭惡言。能去食物中腥惡之臭也。而通神明殊不可解。神明指人身何物。蓋此書雖傳自上古。其中為後人附益處甚多。須善讀也。朱子語錄亦云。秋薑天人天年。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夫偏于辛而無回味。即偏於熱而無回性也。食之斷不宜多。斷不可久。入藥亦止能散寒。苟無寒邪而誤用之。則營血受傷。津液被劫。外感變而為內傷矣。雖有良藥。無從解救。慎之。愚謂神明似指心臟而言。以心藏神。或為陰邪所侵。寒痰所蔽。則神為之蒙。而君主不明矣。並可灌以薑汁者。陰寒之病。藉辛以通之。而神明自復也。因論語集註而誤信以致大病者。余有治吳永言徐樂亭兩案可參。檀弓有云。喪有疾。食肉飲酒。必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薑非古。人日用之品。此說足以為証。二郊附註。

又云。感冒客邪如係風寒溫散故所當用。儻為溫熱初起即宜清解。俗人不知妄以故椒辣枚

子即食茱萸古人重九所佩者俗名辣椒辣茹茱萸虎

之類肆啖以為發散。不知此類止能溫中不能散表數十年來

屢見食此過多一二日即死者未死時必唇焦舌黑津液全無此靈樞所謂陰竭也陰竭者

血死也。又必昏昏無知此元化所謂胃爛也死後必偏身青紫與中砒毒無殊。

凡誤元于藥者皆然也

更可惡者俗傳胡椒燭鷄可以調經種子豈不調不孕盡屬血寒即使果寒溫暖血室難已

足矣何必助之以椒遂致血枯經絕即俗云乾血癆是也或崩漏吐衄即血熱妄行也無病

求病不死求死良可憫也愚謂俗傳調經種子等方大抵皆溫熱之品世人不察體氣病情

一概恣服陰虛者必成乾血癆血熱者必致妄行章氏之言允為名論又凡婦女月信有妨

於事欲其暫緩者先期以胡椒數粒。

欲緩幾日則用幾粒

冷水逐粒吞下則性不遽發數日之後椒性作而冷氣

消其汎始行也逐粒吞者一口冷水可緩汎期一日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觀嚴寒時

以胡椒水研墨則硯不冰則其性熱傷營可見矣故孕婦食之墮胎而陰虛內熱之人一切

辛烈之物皆當屏絕舉此可例其餘也

亞片煙之害夫人知之而吸之者率不肯戒余嘗怪之故人張孝子養之謂余曰吾嘗聞諸吸者云凡吸此煙樂不可支暢美達於骨髓賢於房事遠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沈迷於此

雖至死不忍棄。曷云戒乎。余聞之未能深信。既而楊大尹素園以飲食辦寄贈其煙葉條下附載亞片亦有此煙一吸其樂踰於登仙。雖死不悔之說。信者其為淫藥矣。又云吸此煙者初則壯健非常。至數年漸漸黧瘦。不久體竭精枯而死。始因坐擁厚貲。身本無病而求快樂。詎知乃以求死。更有富貴之家。有病不肯祛邪。惟喜立齋景岳之言。樂於補塞。豈知其害較尅伐尤烈。其死乃在一朝半日。或旬月之間。較之吸亞片煙為尤慘也。愚按吸入腎主之。又必卧而吸。卧則其氣歸於腎。故初吸大能鼓舞腎氣。令人不倦。久之則精華發越。漸盡。遂致形枯神槁。李維鏞謂其專傷肺氣。甚屬不然。始則富貴人吸之。不過自速其敗亡。繼則貧賤亦吸之。因而失業破家者衆。而盜賊偏地矣。故余目之為妖煙也。亦有因衰病而誤墮其中者。以其吸之入口。直行清道。頃刻而徧一身。壅者能宣。鬱者能舒。陷者能舉。脫者能收。凡他藥所不能治之病。間有一吸而暫效者。人不知其為刲剗。遂詫以為神丹。而因病吸此。尤易成瘾。迨癥既成。膩氣已與相習。其後舊疾復作。必較前更劇。而煙亦不能奏效矣。欲罷不能。噬臍莫及。乃致速死。余見亦多。敢告世人。母蹈覆轍。章氏以立齋景岳之法。謂較亞片尤慘。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以堪輿為異端之尤。謂地師之罪浮於佛老。皆救世之藥石也。讀者切勿視為憤嫉。庶可共挽頽風。陳氏葬書將君寅時梓以行世。余謂此古今第一部葬書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

泰西瑪高溫云。麥教師謂亞片之進中華創自葡萄牙人。乾隆三十一年以前進口者。歲不過

二百箱至三十一年有一千箱三十七年喫咈利人始運亞片自天竺至中華四十三年英
人復自天竺運來二千八百箱但未盡賣後即運至別處去矣此時亞片交易尚未繁盛至
嘉慶二年始有四十一百七十二箱進口而交易從此漸大以後每年加損不一
道光元年
有五千五百七十六箱進口十年有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箱進口自十年至二十年每年
加多於二十年間有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一箱進口迨今咸豐五年則尤多矣有六萬五千
三百五十四箱進口其價大土每箱計洋四百二十一元小土每箱三百六十元則今歲亞
片進口中華費銀統計四百七八十八兆六百十六千四百元每箱斤兩若干較平算之妙每
人吸一錢則華人食此物者不下二百萬餘人噫亞片進口逐漸加多其害愈熾愈盛伊於
胡底嘉慶二年至今六十載進口之數若是之廣有心人聞之有不為之痛哭流涕者耶然
此止就外國亞片進口而論更可痛者雲貴二省及浙之溫台等處亦廣種此物將沃土之
田可以種穀養人者反種此以毒人合中華所產而計之則吸此者當不止二百萬餘人矣
愚謂中華甘此鳩毒而外邦為之痛哭洵從來未有之忠告敢不亟為手錄又按徐松龕中
丞云天竺自六朝後皆稱印度今五印度為喫咈利所轄進口貨物近以亞片為主宇宙浮
孽之氣乃獨鍾於佛國何其怪也

沃土良田原以種穀養人今釀酒之米種者愈增而養人之穀種者愈減此舉世所未覺也余